

河姆渡畔走出的书法家

初露头角

夏明初到河姆渡时，没想过他会在此住10年。

他原是奉化一家出口企业的普通员工。1992年，河姆渡遗址博物馆筹建，对外招录工作人员。对河姆渡文化倾慕已久的夏明跑到余姚文化局毛遂自荐，一幅颇见功力的书法作品让文化局领导爱不释手。最后，夏明通过层层选拔被录用。

到宁波人事局办手续，有个细节夏明一直记得。当时干部调配处的工作人员看完他的材料，从笔筒里取出一支破旧的毛笔，迟疑了会儿又放了回去。

“可惜这笔太破了，否则你写几个字让我们欣赏欣赏？”

夏明年轻气盛，“破一点没关系，哪怕没有笔也没问题。”

他从桌上撕下一张信笺，折成尖尖的毛笔状，蘸着墨水，“奋发图强”四个飘逸的字跃然纸上。

即兴表演令工作人员惊讶不已。第二天，人事录用文件发到博物馆，夏明如愿以偿，负责办公室工作。

很快，他迎来职业生涯的一件大事。

1993年5月，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开馆。在这之前，余姚市相关领导就同博物馆商量，拟向中央呈书，恳请国家领导人为博物馆题写馆名。

大家敲定书信内容，最后把执笔的重任交给夏明。时至今日，他对完成这一任务的细节记忆犹新。

他是用一幅硬笔书法的创意来完成这封信的，为此还特意买了美工笔。晚上，江风呼呼，夜鸟啾啾，夏明在河姆渡遗址旁的办公室里，一页半的信纸，也就400多字，写了三遍，直到自己点头认可。

那晚，夏明彻夜难眠。他站立窗边，大口地吸着凉爽的江风。只是他没有想到，这一次成功之后的平淡生活，竟那样漫长……

积累

许多年以后，成为知名书法家的夏明，问前来求教的年轻人，“亭前垂柳重待春风”这九个字，要写多久？

年轻人知道，这九个字，是九九消寒图。从清代起，读书人年年冬至前用双钩法制此图，头九第一天开始用朱红填上，每日一笔，直到九九八十一天过完，笔成之日，就是杨柳堆烟春意满庭的时候。

有何难？不到3个月就写完了？

夏明说，每日一笔，看似简单，但要坚持下来，并非易事。每天一笔，不能多写，不能少写，更不能补写，闲了忙了，高兴了郁闷了都要写；一笔漏下，就要永远空着，绝没有补救的机会。这是对人耐性的打磨。

这种坚持，本身就是一件困难的事。

当年博物馆开馆，忙碌了一阵，生活、工作一下子冷清了起来。起初，博物馆只有四五名员工，几乎都是余姚本地人，下班就回家了，剩他一人守在那里。单位没有食堂，中饭请附近村民来烧，晚饭就只有剩菜剩饭了，用开水泡泡凑合着吃。如果想改善伙食，只能骑车到附近的罗江村找个小店。有时出去吃饭，不是为了打牙祭，而是想找人说说说话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改革春风吹遍大江南北，越来越多的人“先富起来”，而一个正当年的男子，做着一份闲职，每天写写字，需要定力和勇气。

夏明说，没事干的时候，就拿本书出去，看累了就躺在地上睡一会。有时书也不带，就在遗址附近闲逛。

在“双鸟朝阳”象牙雕刻前，夏明一站就是几个小时。那些陶器、骨器等文物，融入的那种讲究对称、追求平衡的审美意识和拙朴沉静的艺术效果，让夏明惊喜、激动、顿悟。

年复一年，日子过得就像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一样。其实，每天又有细微的差别。就像写消寒图一样，据说，人们在描完当天的一笔后，再用其他色笔在笔画的旁边记下当日的天气冷暖，阴晴圆缺。比如，第一笔记下“今日风”，第二笔记下“朝晦晚晴”，第三笔“先雪后晴”，第四笔“晴暖日”，第五笔“风骤雪疾”……风风雨雨，阴晴晴晴，填充了每一个单调的日子，使时光变得饱满坚实。这个过程，叫积累。

机缘

那些年，夏明渐渐形成自己的书风。“篆本周秦、草临旭素、隶宗汉魏、真法钟王”，这是著名学者、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史树青对其作品的评价。只是，他自己也很难说清，这样的书风是日积月累形成的，还是突然哪天顿悟的成果。

1996年，贾平凹到河姆渡博物馆参观。夏明没想到，这位大作家会对他的字感兴趣，并因此结缘。

一开始，身为办公室主任的夏明只担任解说。他作了充分的准备，现场气氛也很好。参观完毕，博物馆请贾平凹留墨题词。

就在他铺开纸，蘸墨挥毫时，屋顶的灯泡突然爆裂，玻璃碎片落了一地。大家面面相觑，贾平凹也颇感惊讶。夏明急中生智，“大作者光临，真是石破天惊”。



夏明



一片茂密的丛林，潮湿泥泞，数公里内不见一户人家，四周一片静谧，偶尔传出野鸟的叫声。这是夏明1992年第一次到余姚河姆渡遗址时所见的场景。他在旁边一个简陋小屋子里住了下来。一住就是10多年。

1993年，河姆渡遗址博物馆恳请国家领导人为本馆题字，那份送到中央的信函，由他执笔；1996年，作家贾平凹来河姆渡，在他的卧室睡了个午觉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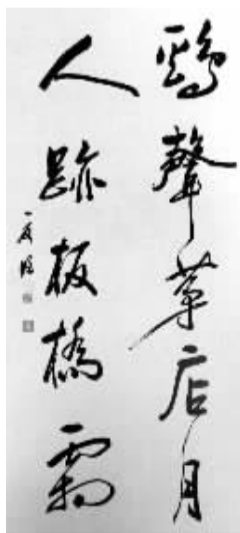
在这处远离喧嚣的古遗址上，这个30岁出头的年轻人有空就写写字，看看书。后来，他的名气越来越大，有人来求字，也有人来求教，还有人以求教之名来求字。

有一次，一个年轻人找到他，求点拨。夏明慷慨地写了一幅字：“亭前垂柳重待春风”。也是有悟性的孩子，一句话让他若有所思。

记者 樊卓婧 程鑫/文
记者 王鹏/摄



贾平凹给夏明的题字。



夏明书法作品。

这句话让现场气氛顿时轻松起来。贾平凹沉思片刻，满蘸浓墨，题写了“为我中华民族文明而骄傲”的条幅。

贾平凹有午睡的习惯。饭后，夏明提议可到他的宿舍午睡，大作家爽快地答应了。宿舍虽然简陋，但屋内的文房四宝和一本本书籍，让两人有了共同话题。

桌上放着夏明两天前创作的隶书作品“野旷天低树，江清月近人”。贾平凹看后，当场写了“得大自在”四字赠与夏明。

两人相谈甚欢。作为答谢，夏明按贾平凹要求，用汉隶笔法写了幅对联：“山唯宁静生群物，海以宏深纳大川”。贾平凹欣然接受，称其书法经过正规训练，蕴含传统功底。

河姆渡遗址不断吸引大批的中外名人、文化泰斗还有中央领导前来，其中很多热爱书法的参观者同夏明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通过相互交流、切磋，夏明的书法技艺又得以提升。

高智老先生，曾任毛泽东主席的秘书，来河姆渡时已70多岁高龄。起初，老人对负责接待的夏明并没特别在意，后来解说河姆渡文化时，老人开始留意这个年轻人。看到夏明的书法作品后，老人加大赞赏，称假以时日必有所成，并当场献书，赠以“爱我中华”四个大字。

热爱

余姚人王国庆，50岁生日那年，朋友送他一幅夏明写的“寿”字。当晚宾客散尽，王国庆对着中堂那个“寿”字看了两个多小时。第二天，他通过朋友找到夏明，说想拜师。朋友们笑他心血来潮，夏明却送他一支毛笔以示鼓励与支持。

15公斤墨汁，1000张宣纸，王国庆对照夏明的字帖天天练习，并不时登门请教。如今，王国庆写得一手漂亮的楷书，写“寿”字更是独树一帜，在全国“寿”字书法比赛中拿了奖。

62岁的陈如顺，北仑新碇村村委会主任。几年前，他想跟夏明学书法，但觉得自己就一农民，大字不识几个。夏明鼓励他，手把手教他。短短5个月，他的进步让夏明惊讶。

只要动机单纯，对于每一个来求教的人，夏明总以热情相待。他说，收徒弟不问天赋，也不为学费，就看对方是否热爱，骨子里有没有那么一点“痴”。

他当年学艺，也只是因为内心的那份热爱。

1962年，夏明出生在宁波江东忠介街一个普通家庭。10岁，师范毕业的母亲买了本楷书体的《雷锋日记》让他临摹。

后来由于父母工作调动，夏明到奉化上学。有一次，跑供销的父亲从上海出差回来，给他买了支周虎臣狼毫毛笔。他高兴了好几天。当时，那支笔的价钱相当于普通工人一天的工资，关键的是，宁波买不到那么好的毛笔。

没有纸张，他就蘸清水在自家门前的砖头上书写，地上写得不过瘾，又在家里的墙壁上泼墨。父亲给他买了本《鲁迅杂文书信选》，他把这本书当成练字的纸张。父亲心疼书，一气之下折断了那支毛笔。他心疼得好几天吃不下饭。

18岁，夏明成了陈启元的学生。现为宁波市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的陈启元，当时是宁波十九中学语文老师。每逢周日，陈老师在家免费辅导书法爱好者。当时，夏明家在奉化，每周末来宁波一趟。上世纪80年代初，奉化来往宁波的交通还相当不便。早上5点不到，他得起床，到车站排队买票，去晚了赶不上头趟班车。那时候的道路是砂石路，到宁波一趟将近2个小时。

不久，陈启元将夏明推荐给了丁乙卯。有“宁波书法教育之父”之称的丁乙卯，早年就蜚声上海，上世纪60年代返回宁波，“文革”期间一度中止书法教学，至80年代书法热兴起，登门求教者众多，丁老遂重新设馆传艺。

拜师之后，同样是每星期来宁波一趟。回家后，所有的闲暇时间全扑在了书法上，家里的墙壁、衣橱贴满各种字帖，朝夕相伴，时时读帖，历代书法名家的精华就这样烂熟于心。丁乙卯从这位学生身上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，后赠语“锲而不舍，金石可镂”。

等待

早在几年前，夏明的作品已走出国门，到北美、欧洲、日本等地举行巡展。启功先生、史树青、韩天衡等名家对其作品均评价颇高。中国高等美术院校教育范本将其草书作品“顺风兮，逆风兮，无阻我飞扬”收录其中。今年3月，夏明书法艺术展在天一阁书画艺术院开展。即便如此，他还常有手中之笔不能表达心之所想的痛苦。他认为，书法就是需要“眼高手低”，如果眼都不高，何来进步和创新？

多年前，夏明考出驾照，但至今仍没摸过方向盘，是典型的“本本族”。妻子赵晓波说，不敢让他开车上路，因为他随时都有可能陷入沉思，实在太危险。

生活中的夏明也爱“开小差”。谈话聊天，他的手会不自觉地腿上比划着；吃饭时候，他会突然停下来，用筷子蘸着汤汁在桌上“一撇一捺”。这种下意识的动作已持续多年。

他挺享受这种过程。如今不需要去河姆渡博物馆上班，夏明将他的书法工作室都选在偏僻的乡村、宁静的海边、人迹少至的山岙等地。在明州大桥附近的一处工作室，甬江之畔，方圆几里，独独一幢房子，虽然孤单，却美景尽收。房前一大片芦苇荡，屋后苍翠碧绿的山林，平时很少有人打搅。创作的时候，他在那里一待就是好几天，黄昏，落日，芦苇，飞鸟，小游轮，心如止水。他有足够的时间，发呆、沉思、琢磨、等待。

夏明觉得，写字的心境和画消寒图一样，一天一日描绘的同时，一丝一缕地体会春之渐行渐近，心怀对天地自然的敬畏，对泥暖草生花开的期待，于岁月沉浮星转移之间珍重等待，专注自己的努力，不抱怨，不苛求，在不经意之间，外面却一天天地温暖明媚起来……